

晚清的魅力



夏晓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晚清的魅力



夏晓虹 著

■非有严格、细致的家庭督导，
一世而斩也不稀奇。曾国藩的训子书格外受人青睐，
便因其以方正之道体现了父亲的爱。心。
而在一家之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
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
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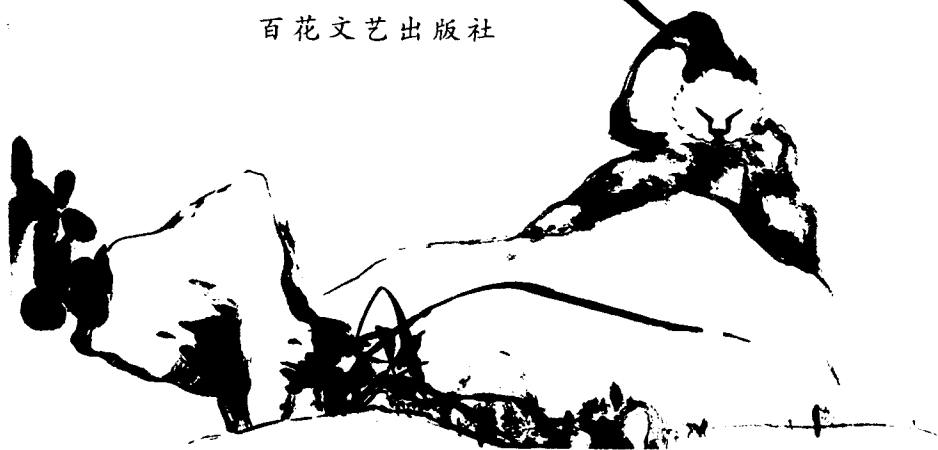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晚清的魅力

夏晓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的魅力/夏晓虹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39-X

I.晚… II.夏…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49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73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4.50 元

晚清的魅力(代序)

陈平原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晚清？这问题不大好回答。

对于学者来说,选择研究课题,往往有多种考虑。有从学术发展角度着眼的,也有纯属因缘与机遇。后者或许显得不大理智,但因其包含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感悟,更值得品味。晚清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当然可以举出许多理由,论证其重要性。比如,我会提到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社会转型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格局与走向;也会谈到当今学界理论设计、研究框架的改变,以及由此而带出的许多新课题;还会充满信心地向你展示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前景。可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后追认”;当初只是觉得有趣、好玩,并没有那么多得失的计算。虽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事后证明,晚清研究对我的学术生涯至关重要;我还是怀念初闯江湖时单凭感觉的“莽撞”。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将我诱入晚清的,竟是三位诗僧。先是“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苏曼殊,接着是“我虽学佛

晚清的魅力

未忘世”的八指头陀，最后是“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弘一法师。好几次提笔，想细说与我“结缘”的三法师，最后都变成“此时无声胜有声”。三诗僧之让我入迷，首先是其人，而后才是其诗。这种阅读趣味，虽然与专业要求相去甚远，却是我切入晚清的最佳角度。直到今天，晚清文人心态，仍是我关注的重点。

我念博士课程时的导师王瑶先生，年轻时曾研究过魏晋风流，著有饮誉海内外的《中古文学史论》。我则对重新发现魏晋的晚清文人感兴趣，用佛家的说法，这也是一种“缘分”。比如，我喜欢谈论的章太炎，不单称“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魏氏始”（《论中古哲学》），而且高度评价“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魏晋文章（《国故论衡·论式》）。刘师培之赞叹建安文学“清峻”、“通脱”、“骋词”、“华靡”（《中国中古文学史》），更引出鲁迅之定义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不过，最为要紧的，并非文章之“华靡”，而是思想之“通脱”。鲁迅对此有精彩的发挥：“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这段关于魏晋文人生存处境及思想风貌的描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晚清。在我看来，倘以文人心态论，晚清与魏晋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我所说的“晚清文人”，指的是晚清时便已步入文坛者。这些人，五四以后仍可能继续从事文学或学术活动，

但其观念与趣味,明显与新文化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有别。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因知识背景及生活圈子不同,与晚清的瓜葛有深有浅,不便一概而论。为了论述方便,我经常将晚清与五四两代人放在一起。借用福泽谕吉的话,这两代人的共同特点是“一身而历两世”;因而,也就常有鲁迅所表达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尴尬。可这也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此前此后的知识者,都在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大都以为自己找到或很快可以找到“真理”,更看重信仰与勇气,而不是思考与怀疑。晚清以及五四那一代,则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上下求索”的姿态,着实让人感动。比起立场坚定的“战士”,我更喜欢“思想者”。除了同样需要勇气与毅力,后者更必须在怀疑中自我抉择,以及承担绝望中抗争的痛苦。晚清文人中,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其实不太多,但普遍崇尚独立思考,就因为时代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非自己决断不可。还有一点值得后人羡慕,那就是晚清文人多特立独行,洒脱自然,即便其“名士风流”略带表演色彩,毕竟也有真性情在。

晚清纲纪松弛,多狂狷之士。像康有为那样宣称三十岁前读尽天下书,此后学不须进,只求为万世立法;或者像章太炎那样自认“疯癫”,并断言“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都是晚清人文风景线上的奇观。只是此类妙人快语,在晚清并不罕见。更有

晚清的魅力

趣的是，这种“英雄末路作诗人”而带来的英风侠气，终其一生，不会改变。

吟吟游侠诗文，写写言情小说，或者呼唤革命，或者宣传新知，晚清文人可做的事情很多。只是其所作所为，多“意气用事”，故其生命形态，远比实际操作可爱。当你读到雷铁崖“十年革命党，七日秘书官”，或者黄侃“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的诗句，而且了解其本事时，你定然会心一笑：真是不可救药的文人！

要说晚清文人的功绩，当然有，而且不小；只是我更关心其徘徊于古今中西间的身影，以及因此而显得格外敏感、幽深、复杂多变的心境。

在我看来，晚清的“人”，比晚清的“文”，更为“楚楚动人”。

1995年7月3日于京西平晓居

目 录

晚清的魅力(代序)	陈平原(1)
-----------------	--------

第一辑:远眺晚清

晚清报纸的魅力	(1)
近代小说知多少	(7)
小说年代纪的意义	(20)
地图中的沧桑世界	(26)
军歌与国运	(31)
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	(43)

第二辑:与晚清人物结缘

结缘梁启超	(53)
学者梁启超	(60)
也说梁启超的盗用	(66)
梁启超的家庭形象	(71)
和文汉读法	(76)
芝山一笑	(93)

晚清的魅力

绘岛唱和·····	(104)
-----------	-------

第三辑:在美国“发现”历史

奠基石与自由钟·····	(112)
李鸿章的历史遗存·····	(117)
海外遗编的得失·····	(122)

第四辑:走入五四

梁启超:来自巴黎的警报·····	(129)
林长民:从留日到抗日·····	(139)
汪大燮:外交元老的投袂而起·····	(149)
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	(155)

第五辑:题记辑存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后记·····	(167)
《诗界十记》后记·····	(174)
《晚清文人妇女观》后记·····	(176)
《晚清文人妇女观》日译本序·····	(178)
《旧年人物》后记·····	(183)
《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后记·····	(186)
《晚清社会与文化》后记·····	(190)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序·····	(194)
《北大精神及其他》序·····	(201)

第六辑：记忆拾零

失去的是最珍贵的	
——怀念妈妈	(206)
几代人的事业	
——季镇淮教授谈文学史	(221)
最后的遗憾	
——悼念季镇淮先生	(230)
我的美国朋友柯珮娜	(234)
我的走读生活	(242)
两湖“历险”记	(251)
记忆中的徽州	(258)
少年景山	(261)
后 记	(265)

晚清

晚清报纸的魅力

对每日发生的国家大事不甚了然，却嗜读晚清的旧报纸，只能说是无可救药的历史癖。不过，旧事与今情往往并不隔绝，当年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众声喧哗”也引人兴味，这一切附加在其时新生的媒体上，使得晚清的报纸格外好看。

在只有邸报的年代，怀疑官方记载的人们只能如鲁迅先生所说，到野史杂说中探求真相（《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而晚清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改变了这一传统格局。处于同样的舆论空间，穷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令成为热点的各类官私隐情无所遁逃，于是，日日面世的民营报纸便升格为补正史之阙、正官书之误的最佳底本。且因其非

出一家，报道求实，不似笔记的易于挟恩怨，有讹传，二者比较，我自然更信赖前说。

史料价值高的根源在于保留了社会情状的原生态，这也是我最看重的晚清报纸的品格。那本是一个新旧纷呈、光怪陆离的时代，其可一不再的不可复制，已足令人神往。而无论是由于清廷的失去控制能力，抑或缘于报界的敢言无忌，总之，晚清社会的基本信息确实完好地保存在当年的报纸中。要想穿越时间隧道，拥有“回到现场”的准确感觉与裁断，读报纸显然是上选。对于晚清而言，尤其如此。

学近代史，只知道徐锡麟的刺杀恩铭与秋瑾的临危不惧，对其壮烈牺牲心怀崇敬。由此想象，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专制的淫威如何横行无阻，舆论界必定万马齐喑。而略微翻检 1907 年事发之后的报纸，举目所见，竟是从南到北一致的斥责。革命派的报馆不必说，即使是政治上与之对立的立宪派，其宣传重镇《时报》的言论，大胆程度也超乎今人的猜度。

徐锡麟 7 月 6 日遇难，10 日，《时报》即发短评，抨击其被“剖心致祭”于恩铭灵前，为“野蛮不仁之至”：“夫国家方除凌迟之惨刑，而乃剖腹剔肝，几同绿林山寨之所为，呜呼！无乃太过软？”秋瑾 7 月 15 日被杀，19 日的“时评”中，包天笑便假借指教秋瑾，激愤地讥讽杀人者的凶残：“汝不闻徐锡麟之剖腹剖心乎？汝何不薰香闲坐，于庸庸脂粉中求生活乎？否则汝亦当勉为贤母，他日为八

座太夫人者，可以从容观儿辈操刃以恣戮民间女子，不犹愈于今日上此断头台耶？”这才是一人好杀，众口难封。

不仅如此，杀害秋瑾、为大清王朝扑灭星星之火的功臣张曾敷，非但出人意料地未能加官进爵，反而无法在浙江巡抚的现职安身；改任江苏，也被当地绅民拒斥。迁就民意的清廷万般无奈，只好再发上谕，将张氏转调山西。虽级别不变，上任者的心情已自不同。何况，其离杭“起程时，自知民间结怨已深，恐有风潮，故乘火车赴埠。及由八旗会馆至清泰门外车站，有军队拥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铤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1907年10月8日《时报》）。为官一任，得此下场，皆因遽杀秋瑾，激起公愤。报纸所代表的舆论力量可谓大矣。

至于徐锡麟暗杀成功所造成的威慑力，也有报章的记述穷形尽相。江苏一地既与安徽、浙江接壤，大吏对下属的防备于是更加严密，“非有紧要公事，概不接见；如必须面禀者，亦不得近身接洽”。更有甚者，出见时，必以众多护卫“各持手枪，四面围绕，并先期传谕各员，一切公牍，不得如从前之置于靴统内。如接见时有以手探靴者，则护者不问情由，即当开枪”（1907年8月6日《申报》）。这自然是吸取了徐氏自靴统拔枪射杀恩铭的教训。

在有主题的追求下，翻阅晚清报纸，便常生出上述如读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般的快感。虽然旁枝纷出，移步换形，其时社会人群的千情百态已尽现纸上，足以让人玩味无穷。

倘若有心搜集佚文，报纸更是值得留心的好去处。不比刊物的容易保存，发表在报端的文字更有可能湮没无闻。作者对应时的报章文字既非一例珍惜，频年的社会动荡也会造成收藏的流散，使得报纸在辑佚方面大有潜力。偶然看到《时报》上一则吴趼人的来函，相信属于补阙之列，不妨抄录一过，以广流传。事情起因于国人要求拒绝英国借款、集资自建沪杭甬铁路的风潮，于应者如云之际，有何赞臣其人冒吴氏名认股，且数额颇大。趼人先生正在穷困中，因而登报声明。

近阅各报载何赞臣致苏路函，内开“敝校华文教员我佛山人（即吴君趼人）认七百三十股”云云。仆年来闭门谢客，并未充何学校之教员。对于苏浙路事，虽未敢自居于凉血之列，然何来此巨资，认至七百三十股之多？况何赞臣，仆亦素不相识，何以引为共事？原函所云，殊堪骇异，不悉何君误信谣传，抑或别有用意。然仆以无因而至，实不敢拜此嘉贶也。用特函恳，请照录报端，至幸。吴趼人谨启。

此信 1908 年 1 月 6 日见报，可为吴氏晚年事迹添一谈资。

而且，即使是为报纸开辟财源的广告，落入识者眼中，也大有看头。今年在海德堡大学参加晚清上海都市文化的研讨会，该校一位德国学者即以“坐在家，买遍

世界”(Stay Home and Shop the World)为题,主要依据《申报》广告,洋洋洒洒写了图文并茂的一篇长文,让人叹服。

我也从浏览广告中屡有收获。一向被推尊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1898年在上海开办的中国女学堂,可惜多年来面目不清。而教员几位、薪金几何这一类的细节,却均可于《中外日报》的广告中发见。担任西文教学的徐贤梅小姐,月薪开到28元;教授中文及绘画科目的刘靚、蒋兰、丁素清三位太太,每人则只得12元。这在第一学期免收学费与膳宿费的情境下,真正算得上慈善办学,西学人才的难得也可见一斑。更有学者曾从《大公报》的广告栏发掘出秋瑾北京期间的佚诗一首,受诗者、京师卫生女学的创办人廖太夫人邱彬忻借秋作以广招徕,反使烈士遗篇得以幸存。

不过,我虽有读旧报的偏爱,却常常难以尽兴。晚清距今年代久远,报纸本不易收藏,有幸传世者在各图书馆均被珍重什袭,不说是“养在深闺无人识”,也可谓“一入侯门深似海”。原件既无缘得见,已影印出版的也只有《申报》、《大公报》寥寥两三种,有能力购置全套缩微胶片与阅读设备者,除北京、上海两大图书馆外,怕再没有几家。以我所供职的一流学府北京大学而言,尚无此便利,其他可想而知。于是,每次出国访学,查看晚清报纸便成为我的主要功课。到国外去读中国旧报,说起来心里总不是滋味。不免遐想,若有出版家肯用电脑扫描手段,将晚清报纸录制为光盘,必定比缩微成本低,售价廉,图书

馆都能买得起,个人爱好者也可购藏,既节省空间,又使用方便,岂不皆大欢喜?不料,这番妙计竟轻易被友人否决,那理由也很简单:世上与你同好者有几人?不禁哑然。

1998年12月16日于京北西三旗

近代小说知多少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青云直上,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出尽了风头。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由于近代报刊的出现,印刷技术的改善,晚清小说的数量远迈前代,已成为无人置疑的共识。躬逢其盛的个中人吴趼人 1906 年说过的一段话,至今仍为研究者乐于